

# 打开理解之门的密钥

## ——基于假装概念的三元素语言理解模型

徐敏

李懿迪

**摘 要:** 根据指称主义语义学, 一个专名的语义贡献仅仅在于其所指称的个体对象。在指称主义前提下, 根据四元素语言理解模型, 听者对包含专名的单称语句的理解在于把握说者表达的以专名所指称的个体对象为构成成分的单称命题。本文论证, 在说者和听者对一个专名是否有所指称有分歧的情况下, 会普遍地出现对单称语句的理解难题。为解决该难题, 本文尝试利用假装概念, 提出三元素语言理解模型, 通过回应可能质疑对该模型进行辩护, 并指出未来工作方向。

**关键词:** 指称主义; 理解难题; 四元素语言理解模型; 假装; 三元素语言理解模型

**中图分类号:** B81

**文献标识码:** A

## 1 引言

关于专名意义的两个最重要的哲学观点, 以著名哲学家命名, 一个被称作“弗雷格式观点 (Fregean View)”, 另一个被称作“密尔式观点 (Millian View)”。根据弗雷格式观点, 一个专名对包含它的句子的意义的贡献在于表达某个弗雷格式涵义 (简称“涵义”)。由于涵义常被看作与某个确定描述语对应, 故弗雷格式观点也被称作“描述主义”。([3], 第 284 页) 相对照, 根据密尔式观点, 一个专名对包含它的句子的意义的贡献在于指称某个个体对象, 一个专名的意义就是它所指称的对象。该观点也被称作“指称主义”。([5], 第 363 页) 当代许多语言哲学家认为, 指称主义是更为合理的意义理论, 相比较而言, 描述主义则有许多值得

收稿日期: 2023-08-13

作者信息: 徐敏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  
xuminlogic@126.com

李懿迪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phil\_liyidi@qq.com

**致 谢:** 本文所提三元素理解模型的想法诞生于徐敏主讲的研究生课程“分析的形而上学专题”。2019 年 4 月, 徐敏在华中科技大学校园文化品牌“喻家山哲学小屋”完成提纲; 同年 6 月, 在该校“常识、论证与哲学”研讨会进行报告; 2021 年 10 月, 徐敏对提纲进行完善并在湖北大学哲学学院进行讲演; 2023 年 6 月, 正式成文, 李懿迪参与修改。感谢王振、徐弢、宋伟、张瑛、张若愚、周志羿、任远、陆丁、王晓阳等老师以及匿名评审人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本文写作获华中科技大学自主创新基金文科重点项目“当代奠基关系形而上学前沿研究”(2023WKYXZD013) 支持。

批评之处 ([11], 第 54–74 页)。这里, 笔者不会在二者之间进行裁决, 而是将指称主义作为工作假说, 在此假说前提下, 论证在说者和听者对所使用语句中的专名是否有所指称有分歧的情况下, 指称主义者会面临一个理解方面的难题, 并尝试提出一个探索性的解决方案。

## 2 何谓指称主义

根据指称主义, 一个专名的意义就是它所指称的对象。一般而言, 指称主义者会认为包含专名的语句表达了单称命题, 即以个体对象为构成成分的命题。比如, “约翰喜欢玛丽” 表达的单称命题可表示为  $\langle \text{约翰}, \text{喜欢}, \text{玛丽} \rangle$ , 其中, 约翰和玛丽是该命题的两个构成成分, 这对应 “约翰喜欢玛丽” 表达关于约翰和玛丽这两个人的命题这一语义直觉。背后论证思路如下 ([1], 第 596 页): (1) 一个专名的意义就是它所指称的个体对象; (2) 一个语句的意义就是由其组成部分的意义构成的命题; (3) 一个语句表达的就是它的意义; 因此, (4) 包含某个专名的语句表达的是以该专名所指称的个体对象为构成成分的单称命题。

指称主义需要经受住 “内涵语境同一替换失效” “同一陈述认知价值差异” “否定存在断言困难” 等反面证据的冲击。 ([2], 第 173–175 页) 比如, 索莫斯 (S. Soames) 通过揭示语句态度和命题态度之间缺少隐含关系解释内涵语境同一替换失效现象 ([8], 第 66 页), 克里普克 (S. Kripke) 则通过将认知价值与确定所指的方式相关联、分析否定存在断言的发生模式, 回应同一陈述认知价值差异和否定存在断言困难。 ([11], 第 22 页; [12], 第 151–167 页)

整体上, 笔者对指称主义持同情态度, 然而, 基于本文需要, 这里仅做以上概述, 不做具体辩护。下面笔者将展示, 指称主义者会面临一个语言理解方面的普遍性的难题, 该难题可能会对指称主义意义图景造成不小的冲击。我们将分两步展示该难题。第一步, 在指称主义的预设下, 展示四元素语言理解模型。第二步, 展示在四元素语言理解模型前提下, 指称主义者面临一个普遍性的理解难题。

## 3 四元素语言理解模型

我们先来考察一个日常语言交流的例子。A 对 B 说: “老张在那个角落看哲学书”。B 知道角落那个人就是老张, 对 A 说: “是的, 老张最近喜欢上了哲学”。在该案例中, 不难看出, B 理解了 A, 因为 B 把握到了 A 通过说出 “老张在那个角落看哲学书” 这个句子所要传达的信息, 这里, 传达的信息就是老张在那个角落看哲学书。

这是一个典型的语句-理解案例, 该案例展示了语句-理解遵循的一种模型。该模型包含四个元素: 听者  $x$ , 说者  $y$ ,  $y$  说出的语句  $p$ ,  $p$  所承载的信息  $p^*$  (一般

地,任何理解的达成,都要牵涉四个元素:理解者 $x$ ,被理解者 $y$ ,媒介 $z$ ,媒介 $z$ 承载的信息 $z^*$ ;媒介 $z$ 不一定是语句,它可能是一幅画,可能是一个感叹词,甚至一个眼神;在语句-理解中,媒介是一个具体的语句)。一般地,对一个被说出的语句的理解可如下定义:

$x$ 理解了 $y$ 说出的语句 $p$ ,当且仅当, $y$ 想要通过说出 $p$ 让 $x$ 把握 $p$ 所承载的信息 $p^*$ ,并且 $x$ 通过听到 $p$ 把握到了 $p^*$ 。

在前述案例中, $B$ 理解了 $A$ 所说“老张在那个角落看哲学书”,因为 $A$ 想要通过说出该语句让 $B$ 把握该语句所承载的信息,即老张在那个角落看哲学书,并且 $B$ 听到该语句后真的把握到了该信息(这表现为 $B$ 对 $A$ 的话表示肯定)。

什么是语句承载的信息?无论指称主义者还是描述主义者,都会承认命题是语句表达的语义内容。([2],第171页)因此,一个自然的选项是认为,一个语句承载的信息就是该语句所表达的命题——“老张在那个角落看哲学书”承载的信息就是命题老张在那个角落看哲学书。

这样,对一个被说出的语句的理解可进一步定义为:

$x$ 理解了 $y$ 说出的语句 $p$ ,当且仅当, $y$ 想要通过说出 $p$ 让 $x$ 把握 $p$ 所表达的命题 $p^*$ ,并且 $x$ 通过听到 $p$ 把握到了命题 $p^*$ 。

基于指称主义,对一个被说出的包含专名的语句的理解可定义为:

$x$ 理解了 $y$ 说出的包含专名 $n$ 的语句 $p$ ,当且仅当, $y$ 想要通过说出 $p$ 让 $x$ 把握 $p$ 所表达的单称命题 $p^*$ ,并且 $x$ 通过听到 $p$ 把握到了单称命题 $p^*$ ,其中 $p^*$ 以 $n$ 所指称的个体对象为构成成分。

我们将该定义称为“关于理解包含专名的语句的四元素模型”,不会导致混淆的情况下,称为“四元素语言理解模型”,或简称为“四元素模型”。不难看出,四元素模型满足指称型交流的基本预设,即听者把握说者用专名所指称个体的语境要求。([10],第92-93页)下面,我们将论证四元素模型下,指称主义者面临一个文献中尚未被明确提及过的难题。<sup>1</sup>

## 4 理解难题

先看一个日常交流的例子。有一个外国人 $b$ ,在国外某个景区碰到一个中国人 $a$ , $a$ 是无神论者,但 $b$ 信上帝, $a$ 打了个喷嚏, $b$ 上前对 $a$ 说了一句“God bless you”(为行文方便下文用中文翻译句“上帝保佑你”)。我们知道 $b$ 对 $a$ 表达的是

<sup>1</sup>弗雷格、罗素、克里普克等哲学家都曾提到过内涵语境下的空词项使用难题,关于该难题可参考[2],第174页。该难题和这里将要介绍的理解难题都牵涉包含空专名的语句表达命题问题以及相应命题与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但该难题不牵涉本体论分歧,也不牵涉说者和听者的交流,它们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某种关心，a也可以礼貌回答“Thank you”。但是，除了一般的日常礼貌之外，中国人a是否真的理解了外国人b所说的“上帝保佑你”？看起来，即使a知道他/她和b之间有宗教本体论差异，a不承认上帝真会保佑他/她，就是说，a不承认b说的“上帝保佑你”会是真的，但a还是某种意义上理解了b说的话，a会认为b说的话是有意义的。

然而，基于前述指称主义假设下的四元素语言理解模型，a并没有理解也无法理解b说出的“上帝保佑你”。b通过说出“上帝保佑你”想要向a表达的是单称命题<上帝，保佑你>，这是一个关于上帝的命题，上帝是该命题的构成成分。遗憾的是a无法把握到该命题，因为a能把握到该命题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他/她的本体论中包含上帝，就是说，他/她相信上帝存在。但是，这正是a和b的本体论差异，a并不相信上帝。

这类情况不止发生在无神论者和基督徒之间，也可以发生在有神论者之间，比如，如果a不信上帝而信另一位神，那么，a也无法理解b说的“上帝保佑你”。

再考察一个科学领域中的例子。为解释水星运行轨迹的奇特之处，十九世纪的法国天文学家勒威耶（Urbain Le Verrier）曾推测，在太阳和水星之间存在一颗未知的行星，他将这颗行星命名为“火神星（Vulcan）”。后来多数天文学家基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解释水星运行轨迹，而否认火神星的存在。但也有天文学家认为广义相对论的解释并不完全成立，仍然可能存在火神星，因此，继续寻找火神星。假设相信火神星的天文学家d说“火神星导致了水星的奇特轨迹”，不相信火神星的天文学家c说“不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解释更为合理”。这里，c否认d说的是对的，不过，c当然理解了d向c说的这句话。但是，四元素语言理解模型下，c无法理解d说出的“火神星导致了水星的奇特轨迹”，因为d通过这句话要向c表达的是单称命题<火神星，导致了水星的奇特轨迹>，火神星是其构成成分。但是，因为c不承认火神星，因此，对c而言，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命题，当然也无法把握到这一命题。因此，c无法理解d说的话。

以上两个日常交流案例表明，如果听者和说者关于某个专名所指称对象的存在性有分歧，在四元素语言理解模型下，指称主义者将无法承认交流双方能够对包含该专名的语句达成理解，更无法进行交流。但是，我们的直觉是，此时他们仍然达成了理解。指称主义者面临的这个难题，我们将简称为“理解难题”。

那么，我们能否给出一种意义，使得纵使听者和说者关于某个专名所指称对象的存在性有分歧，他们使用包含该专名的语句时仍然可以达成理解。下面我们将从指称主义的视角，以“上帝保佑你”为例，先考虑三种可能的思路。

第一种思路是认为，当b对a说出“上帝保佑你”，a的确无法把握到b想要

对 a 所传达的单称命题 <上帝, 保佑你>, 但是, a 可以把握到一个更弱的命题。这个更弱的命题可看作是单称命题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此, a 可以对 b 所说的话达成一定程度的理解。具体而言, 当 b 向 a 说出“上帝保佑你”, a 能把握到的是一个特殊的命题, 该命题可表示为 <( ), 保佑你>, 其中 ( ) 是一个空位。这样的命题被称作空缺命题 ([1], 第 598–599 页)。然而, 在笔者看来, 这种思路不能令人满意, 因为“空缺命题”恐怕并不能算作真正的命题。([13], 第 21 页) 所谓命题, 就是语句所表达的内容, 常被看作是真值的真正载体。在指称主义背景下, 一个语句, 特别是, 包含专名的简单语句, 所表达的内容总是会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为主项, 即被描述的项, 被言说之物。另一个部分是谓项, 即用来描述的项, 用来言说之物。如果只有言说之物, 而没有被言说之物, 实难称作是命题, 没有资格成为具有真假之物。

第二种思路是认为, 当 b 对 a 说出“上帝保佑你”, a 的确无法把握到 b 想要对 a 所传达的单称命题 <上帝, 保佑你>, 但是, a 把握了一个类似的命题 <上帝\*, 保佑你>, 其中上帝\*是一个具有相应属性的**虚构实体**。对不相信上帝的 a 而言, 关于上帝的所有内容都就像讲故事一样, 因此, 对 a 而言, “上帝”或许应被看作指称了一个**虚构的神**, 就像“福尔摩斯”指称了一个虚构的人一样。不同的是, 对 b 而言, “上帝”指称一个具有特定特征 (比如全善、全知、全能) 的真实实体。上帝\*和上帝“具有”相同的属性, 只不过这些属性对上帝\*而言是虚构属性, 比如, “上帝是全知的”相当于“福尔摩斯是聪明的”。指称主义者或许会认为, 因为上帝和上帝\*“具有”相同属性, 当 a 把握到命题 <上帝\*, 保佑你>, 便某种程度上把握了 a 想传达的命题 <上帝, 保佑你>。在笔者看来, 这种思路并不合理。指称主义的最大的特点或理论优势在于认为包含专名的语句表达了关于个体对象的命题, 其中个体对象为其构成成分。<上帝\*, 保佑你>是关于虚构实体上帝\*的命题, 而 <上帝, 保佑你>是关于真实实体上帝的命题, 它们以不同的个体为构成成分,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命题。另外, 上帝\*并非真正具有 {全善, 全知, 全能} 这样的属性, 只是被故事分配这些属性而已。([4], 第 305–306 页) 因此, 在“具有”这些属性的意义上, 上帝和上帝\*也并不相似。基于这两点, 通过设置虚构实体上帝\*来说明 a 能把握 b 所说出的“上帝保佑你”是行不通的。

第三种思路是认为, b 对 a 说出的“上帝保佑你”不能按照字面意思进行理解, 实际上“上帝”是缩写的确定描述语“那个全善、全知、全能的实体”, 该语句实际上表达一个描述性命题, 即那个全善、全知、全能的实体保佑你。因此, 即使基于本体论差异 a 并不认可“上帝保佑你”为真, 但也完全能够理解该描述性命题。然而, 指称主义者不会选择将日常专名分析为描述语, 更何况“上帝”是一个神圣专名, 这种思路相当于让指称主义者直接倒向描述主义, 同样不可行。

## 5 三元素语言理解模型

在四元素语言理解模型下,上述三种可能的解决思路看起来皆不可行,必须另辟蹊径。一种可能思路就是放弃四元素模型。若要放弃四元素模型,大体有三种方法,一种是增加元素,一种是减少元素,一种是不增减元素但改变定义内容。先看第一种,若在模型中增加元素,看起来问题仍然会存在,比如, **a** 仍然无法把握 **b** 向 **a** 说出的“上帝保佑你”所表达的单称命题,这很大程度上仍将导致 **a** 无法理解 **b** 说出的这句话。再看第三种,在四元素预设前提下,所谓理解即把握所说,这听起来是极其合理的。然而,若改变定义内容则意味着放弃这一合理认知,因此,径直改变定义内容的理由并不够充分。笔者将采取第二种方法,即通过减少元素的方式定义一种弱理解,然后在弱理解基础上定义一种强理解,将强理解与日常的理解进行对应。

这样的弱理解是一种怎样的理解呢?一方面,为了承认 **a** 理解了 **b** 说出的“上帝保佑你”、**c** 理解了 **d** 说出的“火神星导致了水星的奇特轨迹”,这里所牵涉的“理解”不能涉及关于上帝和火神星的命题,因为 **a** 和 **c** 的本体论中没有上帝或火神星。然而,指称主义者会认为, **b** 和 **d** 用这些语句就是要表达关于上帝或火神星的单称命题。因此,理解模型中的命题元素看起来应被删除。下面,我们将基于假装概念,尝试仅仅通过说者、听者和语句三个元素来定义一种弱理解,弱理解并不假设语句承载诸如命题的信息。下文将这种模型称为“三元素语言理解模型”,不导致含混情况下简称为“三元素模型”。

一般地,对语句的弱理解如下定义:

$x$  理解了  $y$  说出的语句  $p$ , 当且仅当,  $x$  能够假装对  $p$  持有与  $y$  一样的语义态度。

特别地,对包含专名的语句的弱理解:

$x$  理解了  $y$  说出的包含专名  $n$  的形如“ $n$  是  $F$ ”的语句  $p$ , 当且仅当,  $x$  能够假装对  $p$  持有与  $y$  一样的语义态度, 即能够假装认为  $p$  为真, 即假装  $n$  有所指称且其所指称的对象具有  $F$  属性。

为何弱理解的定义要基于假装概念?笔者认为,在由“知道(knowledge)”“相信(belief)”“怀疑(doubt)”“觉知(awareness)”“假装(pretense)”等构成的语义态度谱系中,主体心理指向语句所表达命题的“真”的强度逐级降低:“知道”对应最高程度;“相信”次之;“怀疑”递减;“觉知”则只要求主体把握语句的内涵即表达的命题,而无关外延即真假([6],第489页);“假装”则已不要求语句能够表达命题,只需主体假装语句表达真命题。可以说,四元素模型将语句理解定位至“觉知”层面,通过前文论证可知,理解难题要求进行更深层次挖掘。笔者认为普遍的语句理解要求的正是假装概念!

以“火神星导致水星的奇特轨迹”为例。当d向c说出这个语句，d是在进行断言，d认为该语句是真的。根据这里的弱理解定义，c能够达成对d所说的理解，因为c听到d说出这个句子之后，能够假装和d一样认为该语句为真，或简言之，假装该语句为真。当然，这不意味着c同意d认为该语句为真，也不意味着c反对d认为该语句为假，c只是尝试假装认为该语句为真。我们可以设想下面的对话，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对话是完全合理的：

d: 火神星导致水星的奇特轨迹，你同意吗？

c: 不，我不同意。

d: 那你是反对，认为火星没有导致水星的奇特轨迹？

c: 不，我不反对。我既不同意你，也不反对你，但是我想我能理解你的话。

d: 你什么意思？

c: 我能假装和你一样认为“火神星导致水星的奇特轨迹”，就是说，假装“火神星”指称了一颗真实的行星且导致水星的奇特轨迹。当然，在我看来，并不存在一个命题是这个语句所表达的，因此，该语句不可能为真。同理，也不存在它所表达的命题的否定，因此，该语句也不可能为假。我想你能明白我的意思。

d: 我想我能明白。

类似地，a既不同意上帝会保佑他/她，也不反对上帝会保佑他/她，但可以假装上帝会保佑他/她，在这样的意义上，a能够理解b的话。

基于弱理解，下面定义一种强理解：

$x$ 理解了 $y$ 说出的包含专名 $n$ 的形如“ $n$ 是 $F$ ”的语句 $p$ ，当且仅当， $x$ 不但能够假装对 $p$ 持有与 $y$ 一样的语义态度，即假装 $p$ 为真，还能够把握 $y$ 想要通过 $p$ 向 $x$ 传达的命题 $\langle n, F \rangle$ 。

笔者认为，这种强理解对应的便是日常意义上的理解。一般而言，没有本体论差异的人的对话总能达成强理解。比如，考虑两个都信仰上帝的人e和f，f向e说“上帝保佑你”，e可能满心欢喜地说“谢谢，上帝也会保佑你”。f还可能向e说“上帝保佑阿里”，e皱着眉头说“你错了，上帝不会保佑阿里，他不信上帝”。前者是同意的情况，后者是不同意的情况。任何一种情况下，e都在强的意义上理解了f——e不但可以假装对相应语句持有与f相同的语义态度，即假装相应语句为真，还能够把握相应语句表达的命题，即 $\langle \text{上帝}, \text{保佑}, e \rangle$ 和 $\langle \text{上帝}, \text{保佑}, \text{阿里} \rangle$ 。

（实际上，一般地，当听者能够把握说者说出的语句 $p$ 所表达的命题，他便一定能够假装该语句为真：因为命题的本质特征便是或者为真或者为假，因此听者一定能够知道表达相应命题的语句 $p$ 不是真的就是假的，因此，听者一定能够假

装语句  $p$  为真。所以，强理解定义中的“ $x$  能够假装对  $p$  持有与  $y$  一样的语义态度即假装  $p$  为真”便是冗余的。但是，这种冗余性并不影响强理解定义的恰当性，此处表达的是一种条件规定上的递进关系。）

简言之，根据三元素模型，承认一个专名有所指称的说者，可以向否认该专名有所指称的听者说出一个包含该专名的语句，听者可以在弱理解的意义上达成对说者的理解。强理解可以通过对弱理解的强化进行定义。大部分日常交流中牵涉的对单称语句的理解属于强理解情况，也常常会发生从弱理解到强理解的转变，比如，一个游客从听说泰山的美时的弱理解，到登泰山之后认同感叹后的强理解。

## 6 可能的质疑与回应

下面笔者通过回应四个可能的质疑对三元素语言理解模型进行辩护。

质疑1：根据三元素模型，对一个语句  $p$  的理解意味着能够假装  $p$  为真，但任何语句甚至看起来无意义的语句都可以被假装为真，这恐怕会导致理解的空洞化。

回应：假装似乎总是很容易做到，但这是错觉。我们以符合语法但缺失意义的语句为例进行说明。假设有人对我们说“1跑的比刘翔还快”，那么，我们能否理解此人说的话呢？我们似乎可以假装“1”有所指称，然后，假设“1”所指称的对象比刘翔跑的快。但是，实际上我们不能，因为交流双方对语义范畴归属有共识，纵使在假装动作的约束下，“1”也是用来指称一个自然数，但我无法假装任何自然数可以跑的比刘翔快，实际上，我无法假装任何自然数可以跑。因此，“1跑的比刘翔还快”纵使在弱的意义上也无法被理解。这样的语句仅仅是合乎语法结构的无意义语句。至于不合乎语法的符号串就更无法假装为真了，比如，胡塞尔的例子“一个人与是（a man and is）”。（[9]，第351页）

质疑2：三元素语言理解模型的提出是为了解决本体论分歧背景下的理解问题，但是，似乎仅举例考虑了反方（反实在论者）对正方（实在论者）的理解问题，没有考虑正方对反方的理解问题。

回应：考虑“上帝保佑你”的案例。信上帝的  $b$  对不信上帝的  $a$  说“上帝保佑你”。根据三元素模型， $a$  能够假装“上帝”指称一位超自然神且这位神会保佑他/她。在弱理解的意义上， $a$  理解了  $b$  说的话，或者说， $a$  理解了  $b$ ，那么， $b$  能理解  $a$  吗？或者说，关于这个语句  $b$  能理解  $a$  的状态吗？笔者认为能，虽然这会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理解。 $b$  知道  $a$  只是假装“上帝”指称了一位神并且会保佑  $a$ （相对照，我们不能说  $a$  知道  $b$  用“上帝”指称了一位神——即上帝——而且这位神会保佑  $a$ ，因为  $a$  的本体论中没有神，没有上帝，也便不会有  $b$  用“上帝”指称上帝这样的命题）。因此， $b$  是能理解  $a$  的， $b$  能达成对  $a$  关于语句“上帝保佑你”的理解状态的一种理解。

质疑3: 与四元素模型相比, 三元素模型的优势在什么方面?

回应: 通过前文所述, 不牵涉本体论争议的情况, 四元素模型和三元素模型都可以进行解释; 诸如“上帝保佑你”“火神星导致了水星的奇特轨迹”等牵涉本体论争议的情况, 三元素模型可以给出恰当解释, 相对照, 四元素模型则很难进行解释。因此, 相比较而言, 三元素模型更有优势。

质疑4: 专名的直接指称主义信条似乎预设了一个正确的本体论, 这使得一个专名(比如“火神星”)或者有所指称或者没有指称, 在对一个专名是否有所指称有争议的双方中, 总有一方会是对的而另一方是错的, 因此, 应该按照正确的一方的角度思考句子的意义问题, 而不是分别从争议双方的角度思考。

回应: 从纯粹形而上学的角度看, 本体论争议双方中, 确实有一方的本体论是对的, 而另一方的本体论是错的, 但是, 我们不能等待本体论争论的最终答案, 再去有意义地使用语言。笔者认为, 语言实践中, 双方若无本体论分歧, 可以达成理解, 若有本体论分歧也可达成理解, 这恰恰是需要解释的现象。指称主义语义学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一般的意义理解框架。无论对说者还是对听者而言, 他/她使用一个专名时, 基于其本体论, 如果专名有指称, 专名的意义就是它所指称的对象。他/她去分析他人使用一个专名时, 也是假设对方用它指称了一个对象。但若这种分析与自己的本体论不一致时, 则必须启动假装装置方能实现对对方的理解。因此, 三元素语言理解模型与指称主义语义学并没有不一致。

## 7 未来的工作方向

在指称主义前提下, 为解决理解难题, 笔者主张放弃四元素语言理解模型, 并基于假装概念定义了三元素模型, 认为三元素模型更具优势。然而, 三元素模型仍然面临与其他哲学难题纠缠在一起的理论困难。三元素模型坚持者需要在如下几方面做进一步研究:

(1) 化解否定存在陈述带来的理解上的不对称现象。假设一个无神论者对信上帝的人说“上帝不存在”, 根据三元素模型, 信上帝的人对无神论者的理解在于能够假装“上帝”有所指称且不存在, 但这种涉嫌矛盾的假装状态看起来并不能构成对无神论者的理解。若如此, 无神论者能理解有神论者说的“上帝存在”, 但有神论者似乎无法理解无神论者说的“上帝不存在”。

(2) 进一步探究假装的逻辑特征。前文提到, 在“知道”“相信”“怀疑”“觉知”“假装”等构成的语义态度谱系中, 主体心理指向语句所表达命题的“真”的强度逐级降低, 本文将“理解”的发生定位到“假装”层面。为了合理坚持三元素语言理解模型, 仍需对假装的逻辑, 特别是假装指称的逻辑, 进行深入研究, 更加充分揭示用假装概念刻画理解的一般性理由和机制。

(3) 拓展分析其他类型语句涉及的理解情况。本文中所言的语句主要是指断定句, 为了全面考察三元素模型的适用范围, 需考虑能否将该理论拓展应用到疑问句、感叹句、命令句等, 若不能, 模型需要进行怎样的修改和完善。

做一点提醒。假若三元素模型是可信的, 那么, 假装才是解开交流双方相互理解的真正密钥。若如此, 诸如 ChatGPT 的基于庞大语料库的自然语言文本生成软件, 距离所谓拥有语言理解能力还相当遥远, 甚至会遥不可及。然而, 不可否认的是, ChatGPT 产生的纯粹文本经过人类的阅读和假装, 可迅速转变为可理解的有意义的符号, 因此, 以一种间接的方式与语言的理解和意义产生联系, 但这不能与 ChatGPT 具有理解能力的宣称相混淆。

最后模仿罗素也模仿克里普克的一句话作为结语: 关于理解难题, 也许笔者提出的方案不是最好的, 但是, 笔者相信任何一种方案最终都会被证明比提出者自己期待的要更加复杂。([7], 第 493 页; [12], 第 167 页)

## 参考文献

- [1] D. Braun, 2005, "Empty names, fictional names, mythical names", *Notis*, **39(4)**: 596–631.
- [2] B. Caplan, 2006, "On sense and direct reference", *Philosophy Compass*, **1(2)**: 171–185.
- [3] A. Cullison and B. Caplan, 2011, "Descriptivism, scope, and apparently empty names", *Philosophical Studies*, **156(2)**: 283–288.
- [4] P. van Inwagen, 1977, "Creatures of fiction",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4(4)**: 299–308.
- [5] R. Jeshion, 2015, "Referentialism and predicativism about proper names", *Erkenntnis*, **(80)**: 363–404.
- [6] H. Liu and S. Ju, 2004, "Two-dimensional awareness logics",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 **33(5)**: 481–495.
- [7] B. Russell, 1905, "On denoting", *Mind*, **14(56)**: 479–493.
- [8] S. Soames, 1987, "Direct reference, propositional attitudes, and semantic content", *Philosophical Topics*, **15(1)**: 47–87.
- [9] 埃德蒙德·胡塞尔 (著), 倪梁康 (译), 逻辑研究 (第二卷第一部分),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年。
- [10] 任远, "命题态度归属与指称型交流", 哲学研究, 2009 年第 4 期, 第 88–94+115+129 页。
- [11] 索尔·克里普克 (著), 梅文 (译), 命名与必然性,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年。
- [12] 索尔·克里普克 (著), 周允程 (译), 指称与存在,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2 年。
- [13] 徐敏, 虚构对象的形上学,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年。

(责任编辑: 映之)

# The Secret Key to Language Understanding

## —The Three-Elements Model Based on the Notion of Pretense

Min Xu    Yidi Li

###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ferential semantics of names, a name's semantic contribution lies merely in its referen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referentialism, according to the four-elements-model of language understanding, the hearer's understanding of a singular statement containing a proper name is to grasp the singular proposition expressed by the speaker, a constituent of which is the individual entity referred to by the proper name. We argue that when the speaker and the hearer are in conflict on if the name has a referent, there will be a universal problem of understanding singular statements. To solve the problem, using the notion of pretense, we propose a three-elements-model of language understanding. We argue for the model by responding to possible objections, and point out the future work to do along this line.